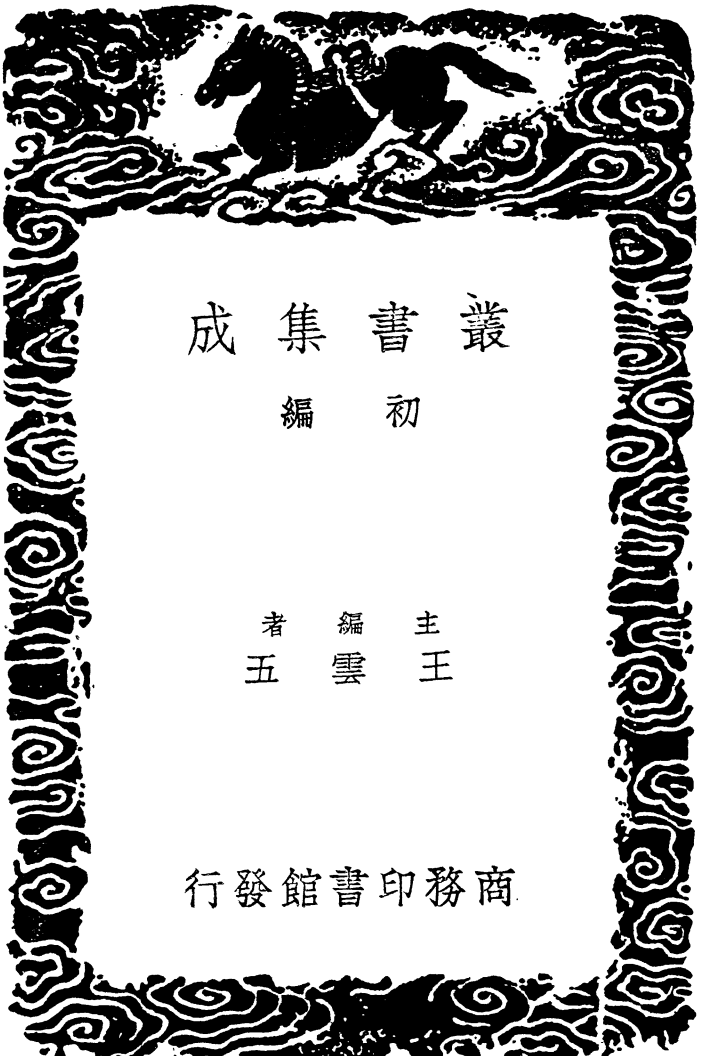
戰國策

附重刻札記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戰國策

附重刻札記

（二）

高誘注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蘇秦上一本無二字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衞車舍人不休傳衞國城割平衞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衞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砥劒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駘河山之間亂衞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衞非一本非下有有字強於趙也譬之衞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曾力下有於字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下有於字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歿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衞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曾本無也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

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弊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一無夫字）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劉本作是字）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曾本強字無）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徵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

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字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曾本作析骸）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幬。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日昔（一作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

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三本同作惡）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招非咎（一作橛劉喜作）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一無字）席之（一無字）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一無字）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以則爲而）拒之患至則趨（則趨一作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

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衞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衞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衞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衞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曰無字衞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巳一作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續云古今人表狐爰師古曰即狐咺也齊人見戰國策正議閔王斷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爲閔王時事刪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逸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洒掃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卽位一作立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

王孫賈乃（一本添反字）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三同集無此十一字史記有）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一作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一本添齊字）弃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援與聊城共據羣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錢劉一作待）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葛乘之國被圍於趙壞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亂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三本同一燕王字）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

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曾無意者字史記有）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荊也非也王邵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世世稱孤寡（錢作寡人）與齊久存（劉作左齊據右）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傲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幷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曾無此三字）以爲遺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別本有諸侯二字）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曾一作菑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

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一本下有之字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聲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句絕通鑑作巖下有貫珠者。續貫珠則貫姓珠名非貴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何劉曰。奈曰。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曾一作惡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鬥。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作髀。而噬之耳。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一作髀。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有一本下之字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捄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

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曾作始字。）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續云。能音泥。）下壘枯丘。（續云。丘音谿。古叶音杲。攷作壘於梧丘。說苑同。）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

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立則丈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去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續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叶音往尚皆有平聲黨亦當平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之奉。西有蕃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馳聽（說苑作）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脩（一作）城。立於矢石之所。乃作（劉本及）援枹鼓之狀。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劉添不字）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大史家庸夫。太史敫（劉作徼）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曾添之字）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謀媒（一作）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王后三字）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作）能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與聞。（一作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可以（一作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邪客。說王狂言。遂致失策。令建遷共地。里志。河內有共縣。柏（古音逋莫切）客。（古音恪。古音亦叶。一史記歌云云。疾建用客之不詳也。）齊以涼君之亂。（一下添一本同）字。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作合。）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有（一作）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卽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一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劉作楚王。一作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劉作約秦。）曰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曰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鐵集轉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曰利。其心必營我。悉兵曰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鬬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曰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曰屬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荊（劉一荊字。）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曰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言其後三字。此謂慮賢也。）

邯鄲之難。（劉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制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有劉作知）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曾下有之字。）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拔（曾作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曾作器）以自與。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曾已作已劉）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已作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續：不敝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敝字無疑。眞諧曰。）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曾下有江乙曰三字。）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三同本有效字）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霓。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觝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

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目身試（錢劉云。試一作式。又作式。）黃泉。蓐螻蟻。（續李善引願得式黃泉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藝文類聚引安陵君縯拭黃泉驅螻蟻新序作縯）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城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爲之謂（錢客因謂劉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可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謂曾劉作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爽國。而秦楚之强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且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劉故作則。）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

曾鑑一無王。果以新城爲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目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曰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一作得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蜎徐廣一作蠉。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如作知一如。事君。小不如作知一如。處室。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眞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錢劉作陘。集作陸。）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强則秦弱。楚弱則秦强。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一作燕。）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强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幷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劉下更有與深謀三字。曾無。）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

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曾作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錢作臣秦）。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盧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曾一作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鄂三千餘里。舫船（劉一作方舡）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

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陳曾作陣）卒盡矣有（一本無有字）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本作角）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開扃（一作晉必大開曾大開一作闢）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集無兵字三同）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使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屈原諫止之辭）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睢、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

曰爲儀謂楚王逐昭睢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睢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睢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曰（一作周）是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綏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孫本華作章）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捍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昌兵南鄉葉公子

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作日一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蹇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豎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曾一無大字負雞一本作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悉一作豈患余無君乎遂自弃於磨山漢注引歷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續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注引戰國策吳楚戰于柏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于雲夢之中云云荀利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弃於歷山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一作就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魏相翟强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劉一本無下也字。）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讐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有以字。）太子爲質。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取一作收。別本作牧。）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一本下有齊字。）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睢勝秦於重丘。（別本作兵。）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睢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四國伐楚。楚令昭睢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桓臧爲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一本下有秦字。）三國惡楚之强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一本

無以字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袖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袖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一作欺）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

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一作使）曾作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一令）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圈去以上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

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栖。別本作西。）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愼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褏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別本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褏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褏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褏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遂張儀。楚王因收昭睢以取齊桓臧。爲睢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

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二人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韓三同舊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劉作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竭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棠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

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曰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劉作果）欲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曰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貪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擅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一無棊字）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劉無不如二字）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作戴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嗑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袖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作喜一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袖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袖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荀子莊辛謂楚莊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祆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祆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鉤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蝘蜓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目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三同集無以上十字曾本云一本有此十字）夫雀（一本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鮭鯉仰嚙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茀廬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彼磻磻（繼：磻補左補何二切以石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抶矣

故盍游乎（集一無乎字）江河夕調乎（集一無乎字）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流（續後語欽茹溪之蹊注云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三同無以字）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輩（一無此輩字）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鼆塞之內而投己乎鼆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無以字）執珪而授之爲（曾爲上有封之二字）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敎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一本下有曰齒二字）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辟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盖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母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人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曰毫武王曰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曰百里勢臣竊曰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續荀子未嘗爲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續韓非子諺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刼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續亦見荀子賦篇韓詩外傳寶珍隋珠不知佩兮韓

布（緯孫作襍）與絲。不知異分。閭姝子奢。莫知媒芳。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天下合（曾含作舍）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愾（劉愾作慨）焉曰。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中一作外）遷延。負轅不能上。（續索隱引戰國策改棘作轅）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幂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

不肖。阨於州部。堀穴（三同掘上有陪字）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音薦）拔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曾又作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無乃字）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一無其字）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王（一無王字）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一無奈字）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一無盡字）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相春申君也。更李園。園女弟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聞之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彼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

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容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昭申君曰何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可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弟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入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重言善女環鼓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何爲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五日而道之邪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越絕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爲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親爲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有（一本實下有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且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鐘刻下有而字）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劉其腦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一作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强魏也。（一本敝楚見强魏也。作强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爲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贋。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尤爲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爲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于此。以廣異聞。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郄疵（元和姓纂。郄已姓。晉陽氏之後。趙有郄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四本無勝趙二字。）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臣竊生竊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錢劉作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復。（四本只作復。劉作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

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强。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鐵無下趙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子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鐵皆作脩）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鍛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麁

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云果）趙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趙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趙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

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劉攽作也）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孰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曾本作抃）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

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豫劉去豫字。子之爲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錢無呼天二字。劉作呼天而擊之。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恢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矣字）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爲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曾改作室）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元和姓纂。洛陽秦之後。今無聞）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贏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者字）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

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敎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曾本非素深於韓齊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謙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於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崐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

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枳（一作根）柔。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續云。史記改三公什清作竪分先敝）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曾作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衞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黽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與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黽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黽。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

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錢劉作甲）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秦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

吾所苦夫鐵鉆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集錢劉作爲）臣爲鐵鉆者乎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强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者君（一作）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强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衞兵亡其北（一作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叶音）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梁而伐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卽禽。禽不知虎之卽己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己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卽己也。而尙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鬬於周室。甚惟寐亡（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有謀故殺（劉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曾作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續云改。續云。荀子上安作案。移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降禮。安特將舉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按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按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主。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舉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爲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一無矣字。）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

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卬（劉攷卬作印）而多求地。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錢劉去賓字）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効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

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錢劉本去行字）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錢劉本無能字）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其字）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一本無節字）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錢劉作闇）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幷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一本無此四字）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一本攻庭作姣）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曰夜務以秦權恐猲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

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爲一本爲字無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者。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

故徵之爲著者强。察乎息民之爲用者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曾改收作破）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强。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一作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慴伏。繕（一作綴）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

之內。三本同之內字無愁居慮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幷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三本同無而字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宣君有徼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蕃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敺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曾本添乎字王曰。曾本添曰字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一本無而字有道。民便事之教。動

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曾本改矣字作柰何二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毀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曾本出改作止）功有所止。（曾本止改作出）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

蠻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三本同作祝。）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錢劉無錯臂二字。臂錯一作交。）孔衍作右臂左衽右袒其臂也。甌（一作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也。）越（戰國策作林今俗尚稱林邑。臨林今屬州。）之民也。黑齒雕題。（曾作鯈。）鯷冠（林縫一作鮭。）繡（黎本史記作却。）冠（林縫注。戰國策作秣。縫亦縫之別名。）絲（者蓑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秣。細耳。蓋言女工鍼縷之側。）衣（林縫一作鮭。）之（黎本史記作却。）冠（林縫注。戰國策作秣。縫亦縫之別名。）絲（者蓑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秣。細耳。蓋言女工鍼縷之側。）甌（一作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也。）越（戰國策作林今俗尚稱林邑。臨林今屬州。）之民也。黑齒雕題。（曾作鯈。）鯷冠（林縫一作鮭。）繡

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聞一作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恐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一無於字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窮之屬也。以私誣國。賤劉改賤作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國者族宗。反劉本無反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莊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一作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

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一作理。世不必一其一本無其字。道。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錢改奇作奏。行也。曾集無也字。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

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師貝帶一師。（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遣單于有黃金。漢書雯義曰。腰中大帶。黃金骨絇一。徐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骨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非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一作衣）服。以待今日。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脩。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捐）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

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修一作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不敢聽令乎至集劉作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續云荀子注引作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强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釣罕鐔蒙須（曾作頌）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

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機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機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劉去以字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部爲質於秦。而請內焦一作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焦應一作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衞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者

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遠齊遠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敎子欲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平原君請（劉本請作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

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徵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

音釋：約作敖。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鑑劉去王以字添亡字。）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敝，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

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乘一作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幷力而西擊秦也本劉去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孫本抹去此十字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添聞字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

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一本去秦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無成字）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鐵劉改蕩作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能（曾本添能字）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鐵劉作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

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錢劉作請爲紹交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仲魯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

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舍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于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曾本無而字）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一作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固一作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强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

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王一作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强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衞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幷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一作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之軸令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膏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一無於字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王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魏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噎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爲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王（曾無此以上五字）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恠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曾作脩）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捄（一作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皐。而陰構（曾作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

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皐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葛薛以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盧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曾劉作不）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呿（劉呿一作岷）處於趙（劉趙作楚）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劉大作一）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曾循作脩）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刼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甘（一作）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呿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

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唯曾雖作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貽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搆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搆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搆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搆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呶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曾無堅字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

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劉作術）交兩王。王貴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劉無下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無上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爍（劉本無爍字）矣。國爍（一作爍）於秦。兵分孤（一作分孤）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劉作又）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事。（一作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虞卿請（一作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乎。（曾作）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遠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曾劉作空）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劉無下座字）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難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爲天下唉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無使字）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劉作望）望（劉作）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劉作俗）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蚠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一本無陵字）地城邑市五十七。

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一本無令字）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退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劉本添將字）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盱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患固不能當榮盆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曾劉作然）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剚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曾劉作交敝）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過能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池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壘（續史云新唐書集韻皆以爲武后所製字竇革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垈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爲相承如臣作悉以謂曾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垈又驍冠子亢倉子皆有垈字姑存之以俟博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衞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作（曾劉作於）鼓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爲（劉本無爲字）謂趙王曰齊畏從人（劉本無人字）之合也故效

地。今開趙莊賤。張勫作漢。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作庄。而貴之。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國柱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馮忌一本作忌曾本無此注。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廣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傳字。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無此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

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曾作郭偃之淫。有所謂桑雚。曾作桑柔。雚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雚柔雚。劉作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續云。東坡本。日月影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强。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親字。本無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劉本無使字。之便於體。膳啗使劉本無使字。之嗛於口。未嘗六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

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敎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弊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反劉作之舉茅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反劉作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劉點此二字曾作之招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曾去楚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爲之謂一作請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於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一本無言字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一本無而字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

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粥一本去字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宮一作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甚悲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曾作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蔥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

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君

集賢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玄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知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皐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覩（云後續作堵）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一本無此以上三字）食之。其且（一作）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曾劉無者字）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曾作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一作錯）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一本無信字）不足保也。是（一本無是字）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一本無有字）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特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曾作盧）宰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劉本）

添也。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幷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揉而而字。一本無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形峩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巴。一作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巴。一作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既。劉作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劉作出奔。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峚。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煑棗

海鹽無踈。曾作海鹽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曾去燕字。酸棗。塞方千里。塞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作田舍廬廡。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曾集劉無此以上五字。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千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曾劉無乘字。騎五千疋。曾劉無四字。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劉作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壄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壄。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絕。縵縵柰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幷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壄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

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形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劉作合）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特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曾作酸棗。劫衞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憃愚（曾劉無愚字）。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劉作干夷）爲董慶謂田

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舍（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塹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塹廣矣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

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塞也甚力之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曾作梧）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爲知之（曾作）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鄧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爲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一本作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郡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劉去子字）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

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之。張子曰。然則柰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入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張儀欲幷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幷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巳（一作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垒。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信。（曾作便。劉作倩。）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垒以下楚。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盧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衞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衞。魏王弗聽也。（劉連上曾題。）

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於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尙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人遽於莫下。伐齊之事遂敗。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齊楚戰勝敗（一本無敗字。）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垒以講於秦。爲寶屨。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寶屨關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寶屨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寶屨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寶屨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衡。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齊（孫作）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曰。先以車五十乘至衡。間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秦母恢敎之語曰。無多割。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一作之道）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